

都市的乡村之根

——彭瑞高长篇新作《昨夜布谷》读后

■ 杨 扬

在上海诸多作家中,彭瑞高的小说有点特别,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昨夜布谷》为例,很能够体现他的创作特色。他对社会、政治问题比较关注,也有自己的思考,对一些作家避之不及的宏大题材、宏大叙事和宏大眼光,他都愿意在自己的创作中有些触及。像《昨夜布谷》在开篇的题记中,特别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交代。但他的这种社会情结与紧跟形势的政治写作不同,彭瑞高的写作基本上属于单干户,他不是为配合形势而写作,而是着眼于大时代人物命运的变迁,从感知时代气候的变化出发,关注那些小人物的性格、命运,强化作品的现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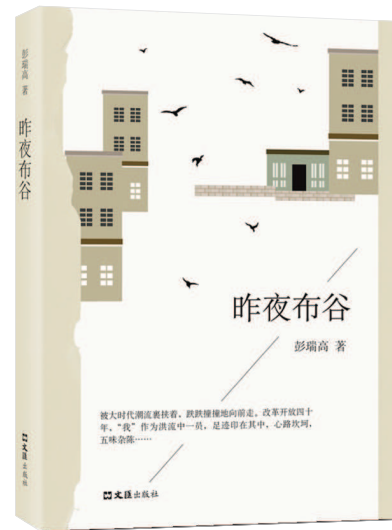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小说中所散发出的乡土气息,这在当今上海作家的写作中,简直是一个异数。在一般读者印象里,上海是时尚之地,作家作品大都个性鲜明,同类商品之间也非得贴上自己的标签,以示区别。但彭瑞高的作品很低调,他从未给自己的写作贴上什么标签,所以,稍不注意,这样的作品可能会混同于外省某位乡土作家的乡村写作。但置身于大都市,遇见这样的写作,的确让人吃惊。细读之后,人们会体会到彭瑞高的小说与乡土写作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的分野,是他对土地的依恋,不像一些乡土作家那样田园牧歌、诗情画意;城乡之间的对立,也不那么明显。在彭瑞高的《昨夜布谷》中,他的乡野犹如江湖,虽不至于杀机重重,但让人不敢马虎。就像《昨夜布谷》

中的那位彭乡长,在市郊的乡镇官场中沉浮了大半生,所见所感,都是辛酸苦涩,很少有让人敞怀大笑的乐事。小说聚焦一批乡镇人物,十多位小说中露脸上场的乡镇干部,差不多都没有善终。经济富裕之乡的塔城镇书记苗志高,因为嫖娼被抓进去了。副镇长卫守一,雨夜与情人开车,出车祸死了。新来的商书记,老婆外面出轨,害怕离婚,最后服毒自尽,商书记经受不住打击,人像脱了形。彭乡长蹲点的盐户村的女书记苏玉芹,为了村办企业的原料供应,不惜献身于有关人士,最后落得被抓的结局。贫困乡青草村的一帮干部,虽没有经历牢狱之灾,但最后不是患病身亡,就是落选下台,唯一一个年轻的副乡长候选人丁六三,看似有希望接班,但最后伤在生活问题上,被迫辞职。那些在人们的习惯理解中主管一方乡土的能人们,在彭瑞高的小说中,似乎都是悲剧性的。这种人物处理手法,或许体现了作者对乡土人物的某种理解和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的中心城区的管理和治理,容易处于社会监督的有效范围,但乡村社区常常是一个灰色地带。在此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乡镇能人们,免不了要承受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的推搡和搓揉。这首当其冲的就是乡官。在乡官世界中浸泡了大半生的彭瑞高,对这一切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这些乡官,几乎很少有坏人恶人,至多有点自私而已,但最后一个个都落得悲剧下场,令人唏嘘。如果说,彭瑞高有什么情怀

的话,那就是在描写过程中,让人一再感受到的一种悲悯情怀。

乡村生活在上海文学作品中的呈现,由来已久,但在城市意识颇为浓烈的当下,彭瑞高的这种书写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不是怀旧写作,也不是图解某种意念的观念写作,而是触及城市基础的彭瑞高式的乡村写作。在这个文学世界里,乡村是连接着都市的乡村,农民却已不是世代务农的泥腿子。活跃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乡土小说中少见的能人,既精于企事业经营,又善于八方应酬。但在缺乏有效约束的乡场上,这些乡官们一个个不堪一击,败下阵来。这种脆弱,是前所未有的集体崩溃。面对诱惑,尤其是金钱、女色的诱惑,这些乡村能人一个个都失去了自控能力。曾几何时,欲望和金钱是都市文学的一大特色,但在都市文学书写中,金钱与女色的展现,并不都是以悲剧告终,也就是说,都市人在对待金钱与女色问题上,有一种独特的掌控,人物关注的焦点有超越其上的能力;但在乡土世界,哪怕你能干,事业有成,但最后都会落入金钱与女色的魔障之中。在彭瑞高的小说中,当布谷鸟叫响之时,悲剧就会落到某一位乡官身上。这种冥冥之中无法摆脱的命运,其实是彭瑞高对于乡村世界人物命运的思考和忧虑。

在作品构思中,彭瑞高还有自己的艺术探索。与一些观念色彩比较强的作家写作不同,彭瑞高的写作属于经验型的,他侧



《昨夜布谷》
彭瑞高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重于从自己的生活感受中来寻找写作的突破。他写《东方大港》等看似主旋律的作品,但表达的是他对于周围世界巨大变化的感叹和尽力追赶这种变化的写作紧迫感。相比之下,他对于城市乡土根基的触碰,似乎更具自己的写作本色。与那种先锋实验的形式主义创作不同,与怀旧的沉湎式的城市文学书写不同,与较为理性的底层写作不同,与上海话直接搬移的方言写作也不同,彭瑞高注重于乡镇的味道与声腔。《昨夜布谷》展示的是江南大都市近郊的乡镇世界,说话的腔调和独有的语言表述格式,会让人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江南味道和说话人的神情腔调,这些无疑是审美实践上值得关注的地方。或许在一些人眼里,只有登高一呼的观念性的创作才具有时代的标杆意义,却不知一些低调的经验写作的积累,也有着自己的长久生命。

在南方,成为另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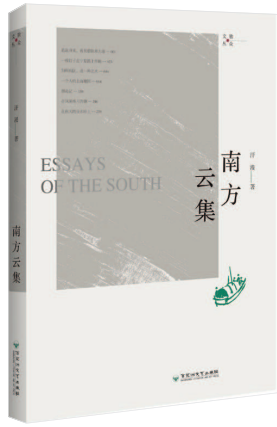
——读汗漫散文集《南方云集》

■ 钱 晖

“到罗马去,成为另一个。”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中写下了这一名句。汗漫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南方云集》,就是他人到中年移居上海之后的个人史、地方志——在南方,在上海,他已经“成为另一个”,从一个著名的诗人,转身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独到的散文家。

《南方云集》记录了汗漫的南方经验和中年感悟,折射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光线与阴影。他如同一朵从故乡南阳升腾起来的云,随风飘荡到了南方水乡,以一个异乡人的目光打量南中国的山河与草木,用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剧变的时代和生活,将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化作了诗性与思辨交织于一体的有力文字,宽广而深沉。正如其所言,“一个人只有在身体的异乡获得精神的故乡”。

在这部书中,汗漫流连于南方,用细腻而专注的目光审视长江下游文化的丰沃与历史的悠长。他尤其着迷于南方的文人传统。在《山阴记》里,汗漫缅怀张岱等人雪夜登山,他们在寒风中诗酒唱和,以雪夜为背景,以山风为伴奏,为天地之美而高歌曼舞。他们执著于生命的诗意,迷恋于自然的神奇,在天地间留下生命绚烂的痕迹。他们雅致的生活方式与蓬勃的生命热情,在历代江南文人的血脉中流传不息。汗漫用平稳缓慢的语调,把南方的历史烟云与文人往事娓娓道来,以细腻的文思勾连起一处处风物的前



《南方云集》
汗漫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世今生,蘸满诗情,充满思辨。

湖州帖、湖笔、南浔镇的小莲庄和藏书楼……汗漫的文笔传达出精深雅致的南方生活方式。在莫干山的一个扇子作坊,匠人告诉他,这里生产的扇子,制作扇骨必须选用当地的竹子,这样生产出的扇子会比普通木质的扇子更为耐用。在扇面上,则由画工绘上了细腻的花纹与诗词,每种搭配都经过了匠人的深思熟虑。一把简单的扇子,每个部位都很考究,每个细节

都容不得疏漏,汗漫在这样一把扇子中看到了南方匠人的操守与审美。汗漫一路走过的风景,在笔下幻化为绚烂、别致的表达,对南方中国的爱意显露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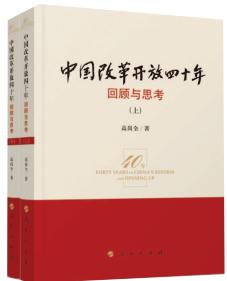
然而,南方的风物与文化固然怡人,却也无法抵御机械复制时代消费文化的侵袭,南中国的遗迹渐渐失去了过往的纯粹,这让汗漫痛惜、深思。在同里、盛泽、西湖,在那些暗藏重重玄机的角落里,汗漫不懈地追寻着古圣先贤的脚步,感受他们的快意、华丽与寂寞。他的山水书写,不是通常意义上“到此一游”式的浮泛游记,而始终是“我”在神游、内观与言说,在场而非旁观。他散文的焦点、落脚点,始终在于从个人性的“我”抵达广阔的“我们”,而非草木风景的简单摹写。南方成为一面镜子、一种尺度,汗漫借此来映照内心、纠正自我,从而使文本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得以强化,为散文这一文体赢得了尊严。

尤其是在上海,汗漫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散淡的游客,而只能作为生息其间的市民,与现实保持紧张的摩擦关系。而这种紧张和摩擦,也为他的文字带来张力

和冲击力。《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一枚钉子在宁夏路上奔跑》(获得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在凤溪练习奔驰》《在秋天的分水岭上》《妇科病区,或一种艺术》(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这五篇长散文,智慧地传达出作家身居上海的复杂经验,“让庸常的生活涌动出诗性和智性的光辉”,态度恳切,直面自我,毫不回避内心的创痛与阴影,实属当代散文领域里的佳作。汗漫试图

“在世俗中抵抗庸俗,在脱俗之后还俗”,其文笔自然就充满了痛感和力量。而审美与写作,也让他在充满重负的境遇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在困厄与束缚中对生活表现出坚定的爱。正像他在《南方云集》后记中所说,“多云多雨的南方与干燥沉默的中原”之间的“冲突与谅解”,共同生成了一个南方写作者的自我与表达。

《南方云集》以及2017年出版的《一卷星辰》,这两部充满了美感与力量的散文集,确认了汗漫在当代散文文体探索中的贡献和才华。而诗歌写作背景,也使汗漫的散文语言呈现出异常的密度、力度、准确度和识别度。有理由期待他崭新的、混血的表达,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为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和感动。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上下卷)

高尚全著
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定价:108.00元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相关决策的制定者及实施者,高尚全先生概括了40年改革开放实践取得的伟大成就,探索出促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以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推进的重要启示,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需准确把握的改革难点和重点。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www.peoplepress.net